

苦學成功的袁賢能博士

(本文插圖刊 9 頁)

● 袁樞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

山洞自修攻讀洋書

先兄賢能教授是浙江省天臺縣第一位留美經濟學博士，自幼資質聰明，稟賦優異。自小學而初中畢業後，即赴上海入文生氏英語專科學校，後又轉入杭州之江大學預科就讀，他覺得按步就班去完成大學教育，費時費錢，不是農村家庭經濟力量所能負擔；因此，他認為假如他能够將大學經濟系所應唸的書籍統統在家裡讀完，就等於大學畢業了。從此，他就閉門自修。在我的記憶中，當時我大約五、六歲，與父母住在店中，先兄一人獨住前巷老家，他的桌上堆滿精裝英文洋書，其中有一大本長尺餘厚五、六寸，我去玩時，每將我放在這本書上，作小凳子坐。以後我到巴黎唸書，在朋友處看到自圖書館借來備作撰寫博士論文參閱的一本洋書，就是先兄讓我做凳子坐的經濟學大全。

他是家鄉有名的書獵子，心地純良，人緣很好，儀表端莊，同鄉友好與他年齡相若的均喜與之交往；凡有功課上的難題，向他請教，他並不厭煩不惜犧牲寶貴時間與精神，樂意為之講解。

爲專心讀書，曾鼓勵他與兩位鄉下同學，一位是東鄉人名鮑委矩哥，另一位是西鄉人，名鄭學衡。哥一同上赤城山進修，準備考大學插班。他們兩人興高采烈一同上山，赤城山離縣城西門約五華里路程，在半山丘上有一洞，叫做忠洞，洞前一小廟，洞內可容三、四張單人床，三人上山，自己燒飯，過著苦讀自修生活。這兩位學友只在山上住了一星期，就感到難耐的寂寞與孤獨，無法住下去；先兄懇切挽留，勉強再住了一星期。山上清新的空氣，寧靜的環境，赭色幽美的山景，終於留不住這兩位身體強壯充滿活力的青年；他們放棄了苦修回城家居了，剩下先兄一人堅持著自己的志願，在山上苦讀二年，熟讀大學經濟系課程。每逢天氣晴朗的時候，先父常帶我們上山前往探望。赤城山像一頂紗帽，背後山峯重疊，一片青翠，站在西門城牆上遠眺，遙遙相對，赤城好像就在眼前，可是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走起路來，就覺得很遠了。我步行到半途，兩腳就感到沉重，五哥與我就大聲齊叫：「小哥快下山來，老六已走不動了」。父親帶領高聲齊唱詩歌，歌聲迴響，震撼山谷，他居高臨下，聽到我

們歌聲，立即下山迎接。看到我走路一跛一跛，就將我抱起，坐在他的肩上登上，進了山洞，所見到的只是三張床鋪、書籍及一張簡單的桌子而已。

他在山上苦讀二年之後，即赴上海準備投考大學插班，動身之前，曾與當時頗負盛名的聖約翰大學與復旦大學通訊聯繫，聖約翰大學只收二年級插班生，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先生回信，却說只要有本領，任何一班都可投考，所以他就決定進行投考復旦大學，那時復旦大學在滬西，他住在閘北一位在滬商務印書館工作的同鄉陳志忠先生家裡，由閘北到復旦大學要花二小時，坐電車要換三次，來回在路上幾乎要花半天時間。

校長面試當衆贈號

他到復旦大學報名投考三年級插班生時，教務處工作人員却私下譏笑他，認爲他可能患了神經病，因爲該校自創辦以來，從未有過插班三年級的先例，他說他有李校長的回信：「只要有能力，任何一班均可插入」。當事人告訴他去找李校長，只要校長答應，才可准其報名。他請門房

「我是從浙江天臺特地來此投考復旦大學的，一定要見校長，解決報考問題。」那時上海的大學生很講究時髦，西裝畢挺，皮鞋雪亮。他穿的是竹布長衫，布鞋一雙，一股鄉土氣，活像土包子，門房瞧不起，似理不理，以為校長是不會接見的，故意留難。他求見李校長先後七次，雖然每次都遭門房擋駕奚落，他却並不因此灰心，每次都留字，說明求見之意，李校長對他擇善固執的精神，深為感動，大發慈悲。

當他第七次去復旦大學時，未看到老門房，却看到一位新面孔，他又將求見李校長的誠意重新訴說一遍，這位門房却與他聊起天來了，談話很投機，所談均是學術問題；他心裡想，這位門房了不起，思想清明，學識豐富，驚奇之餘，懷疑自己是否看錯了人。正在遲疑猶豫之際，不料對方却表明他就是李登輝校長，他聽了又驚又喜，即隨李校長至其辦公室，李校長令他寫一篇自傳及自修讀書心得，字數二千，以兩小時為限，他不假思索，振筆疾書，如江河下瀉，一氣呵成，約一小時三十分，已超過二千字，併將他所唸過書目，附帶寫明交卷。李校長看過之後，表示滿意，答應他下星期一前來報考，考試兩天，他自己估計所考各科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第三天主持考試的教授告訴他：「明天要考經濟學大全」，他在書目表上最後寫上這本書，只是表示看過那本名著，沒想到真的要考這本會讓我當榜子坐的那本大書。

回到閩北陳家，即請陳伯伯代他向商務印書館

館圖書館借用這本書，他開夜車，準備第二天考試，陳伯伯也很驚奇，此書那麼厚，別說要看，就是翻開點頁數，也需要一、二小時；那時閩北還沒有電燈，他請陳伯母添滿三隻煤油燈。

第三天應考，考題都出在他走馬看花的那本書裡。

不數日，他接到通知，邀他參加星期一早晨在大禮堂舉行的週會，李校長報告校務時，提出該校現在有一件大事，自創辦以來，從來沒有錄取過三年級的插班生，李校長並且說：「袁先生請你走上來，讓大家見見你」。他當時面紅耳赤，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聽錯了，不敢冒失，列出，李校長再叫一聲：「袁先生請你走上來」

，才恍然大悟，可是心驚膽跳，以為自己犯了大錯，校長要當眾呵責。在這種情況之下，又不得不硬著頭皮向前走，出乎意料之外，校長與他握手，更使他驚喜交集，校長說：「你的書唸得那麼透徹，考試成績很好，可喜可賀。」他看到考卷放在臺上，叫全校學生輪流去看。李校長還當衆贈送他一個別號——「問不」。孔子有一位最得意的學生，問而不能，能而不問，李校長的愛才，含意深遠，對先兄是一生最大的鼓勵與光榮。

與「克己助人」的德性，足為青年楷模。

他喜歡北方學術風氣淳樸，後來轉往天津南開大學執教，南開經濟研究所由曾在重慶抗日時期擔任物資局局長的何廉博士主持，當時是研究我國經濟的權威，名聞中外，該所出版英文季刊，家兄每期都有研究專文發表，與方顯庭博士同

高，能從字典A部開始直至Z部，如數家珍。白雲蒼狗，世事無常，紹棣兄亦已作古有年，令人感慨系之。

人饑己饑克己助人

家兄在復旦二年，畢業後，即赴北平入燕京

大學經濟研究所，一年後得碩士學位，再赴美入紐約大學博士班，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同鄉好友丁洪範兄患肺病第三期，為了幫助他就醫，先兄輟學，整天做工，以所得工資匯回國內，供其

至牯嶺莫干山等處療養治病，也許是由於他真摯友誼的感召，洪範兄的肺病在兩年內漸漸好轉，轉危為安。他獲得博士學位後返國，李登輝校長堅請他在母校任教兼訓導長。公誼私情，均難辭謝。在上海敘書期間，同鄉往來上海的很多，時常有人求見借錢，無不慷慨解囊相助，給予銀圓三、五十元，有時身邊的確沒有錢，還陪著鄉人到經商的朋友處洽借，這種「人饑己饑」的心懷

與「克己助人」的德性，足為青年楷模。

他喜歡北方學術風氣淳樸，後來轉往天津南開大學執教，南開經濟研究所由曾在重慶抗日時期擔任物資局局長的何廉博士主持，當時是研究我國經濟的權威，名聞中外，該所出版英文季刊，家兄每期都有研究專文發表，與方顯庭博士同

爲該刊的臺柱。由於內容豐富充實，獲得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的資助。他與已故的經濟部部長張效闡先生在南開時也很友善，誼屬同行，頗有來往。抗戰勝利後，何廉博士應哥倫比亞大學之聘，赴紐約任教，十餘年前，曾偕眷來臺北訪友旅

遊。我在天津時即與其熟識，自應盡地主之誼，會邀請他夫婦同遊石門水庫，談起家兄狀況，念念不忘，緬懷舊誼，情殊可感。

從事教育誨人不倦

民國廿六年，政府宣佈對日抗戰，家兄不及南下，依舊留在天津，後來轉往燕京大學任教，最後燕京也關門了，他得到一筆數目相當大的資費，他用這筆費用在天津創辦達仁學院，來紀念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讓一般未能轉赴後方的青年有求學之所，並利用這所學校掩護我方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員。前司法行政部長王任遠兄之一，與家兄常有接觸，頗有交情。我與他碰面

時，常問起家兄的消息。前經濟部司長胡光泰兄，先後奉派駐日與駐芝加哥商務參事，是家兄的得意門生，他的父親華甫胡商彝先生與已故考試院院長賈景德先生是同科進士，自奉非常儉約，請家兄餐敍，必至最貴的西餐廳吃牛排。胡老先生寫字挺秀，筆力渾厚，於民國四十五年左右逝世，清代科舉出身的來臺學人，從此絕跡了！日人三番二次要他出任偽組織的重要職務，不爲所動，均嚴詞峻拒，日人無可奈何，把他關入牢獄，用大蛇繞在他身上，恐嚇威脅，因爲沒有罪證，還是不屈不撓，抗戰勝利，始獲自由。政府有意爲其雪恥，他本「以德報怨」精神，既往不究了。

先兄多才多藝，精通英語，對德文也有根底

。不僅是經濟學家，還是美術欣賞家、評論家、哲學家，此外，還能做一手好菜，不讓名厨。一生從事教育工作，誨人不倦，爲國家作育人才。他寄望他的兄弟姊妹都能像他一樣，學有所成，這一點却很使他失望，我們都自愧弗如了。我之所以能由中學而入上海新華藝專，而東京、而巴黎，繼續深造，得有今日，爲我國藝術教育略盡微薄，飲水思源，完全是出于他的鼓勵與栽培。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九日以年老力衰病故，享壽八十六歲，我們對他敬畏愛慕，要以他做人的態度，與處事的方法來教育我們的子女和孫輩，以慰其在天之靈。

聖文叢書

戴笠新傳

費雲文著

全一冊定價新臺幣貳佰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要目：（一）戴笠其人其事（二）戴笠與忠義救國軍（三）戴笠與中美合作所（四）戴笠與抗日殺奸團（五）戴笠與雷鳴遠（六）戴笠與現代警察（七）戴笠與鄭介民（八）戴笠鋤奸記（九）戴笠與毛人鳳（十）戴笠的幾個戰場（十一）戴笠軼事（十二）戴笠生平事蹟簡表。附戴笠珍貴圖照及墨跡數十張，四百餘頁，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聖文書局出版，中外雜誌社帳戶。八折優待，祇收一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